

「歷代石刻著述存佚序跋版本綜考」計劃報告

本人申請「歷代石刻著述存佚序跋版本綜考」計劃，搜集歷代石刻書籍中所著錄之石刻序跋，加以標點，重新打印，並彙整編輯。歷代石刻書籍為數甚鉅，而以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一、二、三輯叢書(新文豐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六、六十八、七十五年出版，凡九十冊)集歷代石刻計一千零一十七種，為目前彙集石刻著作最完備者，故本計劃先根據此叢書所輯，進行歷代石刻序跋之點校與編輯，將來再陸續補入近當代出版者。

本研究計劃，依容庚《金石書錄目》一書之分類法，將歷代石刻相關書籍，依目錄、圖象、文字、通考、題跋、義例、字書、雜著，分為八類；各書之排列，仿照朱彝尊《經義考》體例，以時代先後為序，首列書名、著者，次列存佚、版本，並附該書序跋於後。本計劃期將歷代石刻著錄書籍與論著，盡可能搜羅完備，並將序跋標點整理，裨學者便於查考，使讀者藉此而知歷代石刻著錄與論述之概況，以進行更深入之研究。

本計劃收集之石刻序跋，凡一千零四十二篇，數量龐大，點校費時，自民國八十八年八月起進行，至目前(民國九十年三月)為止，尚無法全部完成，目前仍在陸續補葺中。

茲於下文舉一書為例，以見本書體例。

文字類

《金石萃編》 清 王昶著

存

版本：

清嘉慶十年(1805)青浦王氏經訓堂藏板

清同治十一年(1872)補刊本

清光緒十九年(1893)上海寶善石印本

民國十五年(1926)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

序跋：

《金石萃編》王昶自序

宋歐、趙以來，爲金石之學者衆矣。非獨字畫之工，使人臨摹把翫而不厭也。跡其囊括包舉，靡所不備，凡經史小學暨於山經、地志、叢書、別集，皆當參稽會萃，覈其異同而審其詳略，自非輕才末學能與於此。且其文亦多瑰偉怪麗，人世所罕見，前代選家所未備，是以博學君子咸貴重之。

歐、趙所採止於五代，後之著錄者取以爲法焉。然歐公上至五代，僅及百年。《金石錄》以劉跂作序之歲數之，亦百有五十年耳。而宋末、遼、金迄今，至歷五百餘年之久，其未可引歐、趙之例，斤斤以五代爲斷明矣。且宋、遼、金三史皆成於托克托之手，卒以時日迫促，載者有所弗詳，重者有所未削，方藉碑碣文字，正其是非，而可置而不錄與？

古金石之書，具目錄，疏年月，加考證焉爾。錄全文者，惟洪氏《隸釋》、《隸續》爲然，而明都氏穆、近時吳氏玉搢等繼之。然洪氏隸書之外，篆與行楷屏而不載；都氏止六十八通；吳氏止一百二十餘通；愛博者頗以爲憾焉。

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，及壯，游京師，始嗜金石。朋好所贏，無不丐也；蠻陬海澨，度可致，無不索也；兩仕江西，一仕秦，三年在滇，五年在蜀，六出興桓而北，以至往來青、徐、兗、豫、吳、楚、燕、趙之境，無不訪求也。蓋得之之難如此。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，留書簾於京師，往往爲人取去，又游宦輒數千百里，攜以行，閒有失者，失則復蒐羅以補之。其聚之之難又如此。而後自三代至宋末、遼、金，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。夫舊物難聚而易散也

，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，使瑰偉怪麗之文，銷沈不見於世，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，而經史之異同詳略，無以參稽其得失，豈細故哉！

於是因吏牘之暇，盡取而甄錄之，缺其漫漶彫剝不可辨識者，其文間見於他書，則爲旁注以記其全。秦漢三國六朝篆隸之書，多有古文別體，摹其點畫，加以訓釋；自唐以後，隸體無足異者，仍以楷書寫定。凡額之題字、陰之題名、兩側之題識，胥詳載而不敢以遺。碑制之長短、寬博，則取漢建初慮侏尺，度其分寸，並志其行字之數，使讀者一展卷而宛見古物焉。至題跋見於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，刪其繁複，悉著於編。前賢所未及，始援據故籍，益以鄙見，各爲按語。總成書一百六十卷，名《金石萃編》。

嗚呼！余之爲此，前後垂五十年矣。海內博學多聞之彥，相與摩挲參訂者，不下二十餘人。咸以爲欲論金石，取足於此，不煩他索也。然天下之寶，日出不窮，其藏於嗜古博物之家，余固無由盡睹，而叢祠破冢，繼自今爲田父野老所獲者，又何限！是在同志之士，爲我續之已矣。嘉慶十年仲秋青浦王昶書，時年八十有二。

《金石萃編》朱文藻跋

憶自乾隆壬寅之夏，少司寇述庵先生方丁內艱里居，適浙中大吏重修《西湖志》，請先生總其成，館寓湖上就莊。友人項君金門爲先生問字弟子，談讌閒，齒及文藻姓名，遂詣就莊晉謁，獎許過當，旋俾文藻分纂之例。每執卷商榷之餘，輒鬯論讀書稽古，詩文格律，從源泝流，皆切要實學。逾年，先生奉恩命起復直隸臬使，道移關中。公事之暇，蒐訪金石。書來致屬，謂文藻館武林，所交皆藏書家。凡山經、地志、說部、文集有涉金石題跋，悉爲採錄，以資考證。因隨見隨鈔，每積數百條，即附陝客緘致。迨先生移節滇南，道遠而止。癸丑歲，先生以少司寇請假暫歸，文藻適有濟寧之行，紆棹謁先生於三柳漁莊，把酒話別於清華閣，款洽甚摯。是冬，先生假滿入都。甲寅春，蒙恩予告歸里。棹經任城時，文藻尙留黃小松司馬署中，獲侍杖屨，至州學摩挲漢碑，留連竟日，互相唱和而別。先生嗣是林泉清暇，發篋陳編，取所錄金石摹文詳加考訂，閱數年而次第成編。嘉慶辛酉歲，主講武林敷文書院，文藻候問，出示所定初藁百餘鉅冊，尙須刪汰訂定，招文藻襄其役。是夏即攜具山齋，與嘉

定錢君同人共晨夕。明年春，先生辭講席歸漁莊，仍令文藻與錢君供其事，旋付梓人校寫校刊，迄于今始竣。

蓋文藻之常得親炙先生言論丰采者，五年于茲矣。竊幸文藻畢生能窺金石之美富，殆有天焉。先是客京師，寓大學士韓城王文端公邸第，值文端公續《西清古鑑》館總裁，得見內府儲藏尊彝古器摹本三百餘種，後客任城小松司馬署，得見濟寧一州古今碑拓數百種，遂手自摹錄成《濟寧金石志》，繼客濟南，赴阮中丞芸臺先生之招，時視學山左，遍蒐碑碣，得見全省拓本千數百種，贊成《山左金石志》，刻以行世。今又得見先生所藏寰宇碑摹幾一千餘種，刻成《金石萃編》一百六十卷。

夫拘墟寒士，雖有金石之好，欲購藏則無貲，欲遠訪則無事。茲文藻前後所見多至四千餘種，自幸以爲海內嗜古之士企及此者亦難矣。文藻年逾七旬，桑榆景迫，快睹鉅編之成，爰詳敘顛末，以誌忻幸之私懷云爾。嘉慶乙丑秋仲仁和朱文藻跋。

《金石萃編》錢侗跋

侗世父詹事公博通經史，尤愛蒐羅金石文字。少與青浦少司寇王述庵先生同學，長而同登進士第。凡讀書疑義，無不相與參互考訂，勉爲名山不朽之業。司寇與世父嗜好既同，駢歷中外四十餘年，足跡幾遍天下，所至輒喜訪求金薤遺文，雖山陬海澨，窮幽極險，悉能摹而致之，故兩家所蓄亦相等。

世父中年解紱，得以從容稽考，先後刻《潛研堂金石跋尾》四集，頗爲藝林愛重。而司寇亦據生平所得，宗歐陽文忠公遺旨，繫以跋語，繼欲仿洪文惠公《隸釋》、《隸續》之例，寫錄全文，綴以前人論議，一一訓釋而證明之，葺爲專書，用示後學，卒以吏牘旁遯，未之成也。

歸田後，屢主書院講席，又以事往返京師者再，亦無暇悉心撰次。迨嘉慶壬戌春，卻軌家居，乃盡出篋笥所藏拓本，自三代迄遼、金幾一千通，重整舊稿，刪其繁蕪，補其漏失。以侗侍世父年久，稍習歐、趙以來諸家之書，招致三泖里第，畀以編校之役，因偕仁和朱先生文藻同堂商榷，司寇摠爲詳定。凡三易稿，五易寒暑始竣事，而後付之梓人。蓋其體大思精，海涵地負，集眾說之異同，正史文之訛缺，實爲嚮來金石家所未有，而侗等得以皮傅淺學廁名簡

末，誠厚幸矣。所可慨者，是書至今年冬剞劂甫竟，而世父先於去冬辭世，未由一見其成。此則司寇不能無伯牙絕弦之感，而侗之所爲退而泫然者已。時乙丑十一月門下士嘉定錢侗敬識。

補刊《金石萃編》錢寶傳跋

余家先世藏書甚富，其爲金石之學，自歐、趙以降，著有專書者亦不下數十種，中惟青浦王少司寇述庵先生《金石萃編》，博採旁證，擇精語詳，尤稱大備。咸豐庚申，遭粵寇之變，散佚殆盡。同治丙寅，余忝宰青邑，邑被兵最重，竊以徵文考獻，有司責也，況劫火之餘，斯事尤亟，訪諸司寇之孫少逸徵君，知《萃編》舊板幸存，然已殘缺八百餘簡，欲依原書補鋟而未逮也。余方將贊成之，旋奉檄調長洲，遂不果。庚午秋，復來領縣事，乃克與徵君謀付剞劂。至辛未夏，工竣，又得元和祁君浩泉廣文爲之校讎，祁君故深於篆古者也，然後是書復完。嗚呼！徵君純謹誠篤，博學能古文，綽有祖風，其端介自持，尤爲邑之澹臺，今且老矣，又經亂離，家益貧，抱殘守缺，恐墜先業，惕惕焉蓋未嘗一日安，卒成其志，庶可告無罪於司寇已而。我家遺書數萬卷，既失而不能復得，雖頻年掇拾，猶什不及一，撫斯編也，能不惘然？同治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月嘉善錢寶傳謹識。

重修《金石萃編》王景禧跋

嗚呼！痛哉！此曾大父司寇公所著書也，先徵君竟不及跋司寇公書，乃以是遺予小子耶！小子生而駑劣，長丁亂離，未嘗一日自力於學，方幸長依膝下，飫聞先徵君嚴訓，庶幾獲免大戾，天乎不弔，遘此閔凶，睹遺書之僅存，傷箕裘之將墜，其能執筆代先徵君措一語耶？雖然，先緒勿可以勿竟，司寇公著作等身，《金石萃編》一百六十卷尤爲大集，再傳至先徵君，兢兢抱守，罔敢失隕。庚申之亂，所有家刻書板，東西奔難，輒用自隨。事定，溜檢《萃編》，計散失八百餘簡，漫漶者又若干板。家貧，脩補未逮，先徵君時時以爲念。會嘉善錢侯再宰吾邑，徵文考獻，謂是書不可任其殘缺不傳，捐俸金助剞劂，先徵君敬其事，延張祁而學師及熊丈(其英)，邱君(汝鉞)參校，而自總厥成，心力爲之交瘁，去冬十一月工竣，正擬跋行，而痰厥疾作，當棄養之前數日，猶諄諄命不

孝督催手民以剷改之事。嗚呼！此固先徵君已成之緒也，而獨以一跋付之小子，痛哉！痛哉！先是宗祠旁隙地，先徵君栽桑百木，期以三年，畢脩春融堂等集，手植依然，悲深風木，昏瞆濡墨，惟有淚零。先徵君侍司寇公於在天，尙其鑒之！同治十一年春三月棘人王景禧謹跋。